

經部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周鈖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九

海寧張次仲　撰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說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拆石經作

坼

解之西南即蹇之西南也在蹇為展布之方在解為休息之地在蹇謂之得中在解謂之得衆世固有難解而人仍反側者必得衆然後為解也來復往夙聖人設此兩端以發明利西南之義无所往者險既解則无所往矣无所往則當來復來復于坎為九二之中得中故吉蹇五之得中在上故曰往比之得中在下故曰來天下既平地大人衆時有意外故曰有攸

往攸往指四震為雷鋤奸去暴如疾雷破山不及掩
耳方可奏功故曰夙吉褚氏曰世有无事求功故戒
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宜速
蹇解反對九二即蹇九五向往而在上今則來而在
下九四即蹇九三向艮止不動今則進而在四上下
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
胡仲虎曰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艮東北蹇有艮
解无艮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解已

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得中有功本義皆指九二九二猶在坎中未出險也何功之有險之所以出者以震也九四為成卦之主有功宜指四

來復不止安靜整頓紀綱皆復如舊故曰復乃之為言申明來復之義言來復非畏事必如此乃得中道耳夙者敏捷決斷不移時而定豈不有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周禮司剌掌赦宥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有占无辭一片无字碑也當解之初獄惡滌蕩湯火清冷故曰无咎傳明之曰剛柔際剛謂二柔謂初際即泰天地際坎剛柔際之際解難之初剛柔不接後將畸勝而不可救矣此即卦中无事來復有事

夙往之吉

何闓儒曰卦以二四為解之主以去小人為解之功夫天下多事敵國外患雜然並作此亂之形也小人用事則亂之本也漢唐之祚不訖于曹朱而始于閹宦之擅權宋之昺不移于金元而起于王呂之新法故諸爻皆以君子小人立論然所以處之者亦自有道罪未形而深文以誅之則彼之辭直惡有首而株連以盡之則我之釁深无所往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此解之善道也

胡仲虎曰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詞只二字其言甚簡象在爻中不復言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孔仲達云狐者隱伏之物三為成數舉三言之搜獲備盡矣按凡物不獲則兩失獲則兩得黄矢所以取狐狐獲則黄矢亦返矣黄中色矢直物此去小人而

得君子也坤黄色二以一陽亘于坤陰之中黄矢之象

狐者多疑之物君子之不能解小人皆疑爲之累也疑則昵于情而不忍慑于勢而不敢委于力而不能小人何由得解君子于此當如田者焚林竭澤種種疑情搜獲殆盡中道自見正氣自伸有何不貞有何不吉文言去疑則中道自得象言得中道則自然廓清疑不必論兩聖互相發明如此私記

解天下之難自小人始然非柔者所能辦亦非剛過者所能辦九二有剛中之徳果而不激用能審幾以靖亂源故有田獲之象而傳以得中道明之

狐以言其媚惑負乘以言其僭竊拇以言其附麗隼以言其鷙害蕩天下之反側易去君側之僉壬難故赦宥寛于百姓而田射加于小人

章本清曰解二田獲三狐得黄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旅五射雉一矢亡離中虚故云亡坎為狐故既

濟亦坎取狐象離為雉咼三亦因上離取雉膏之象各卦須會通觀之象義自見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負者負四乘者乘二曰貞吝者乘君子之器則勉為正懐小人之心則終為可吝也

余銘缶曰負雖醜未必可醜可醜者負而且乘也說

可醜便有致寇意在誰咎着一又字正見咎自我作

更埋怨人不得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此震動之始象所謂往有功也往夙吉者也卦惟二四兩陽任解之責而三介處其間故為告四之詞曰必解汝之拇而後朋之至斯相孚信拇不解未有相信者也斯字重看震為足拇居足下三居四下奔走趨附之

象曰而拇者見其為四所親也象曰位未當未必先蠱而後蟲生之不然拇其如之何哉二四同德為朋未當位傳義謂以九居四失位不正則何以處九二若謂指六三則何以處六五此皆未觀其會通者也九二象傳以為得中道則此之未當位指不中而言然不曰不當位而曰未當者四居高臨下自謂與小人毫无比昵而不知藕斷絲聨有隱隱難割之處故以未字提醒之欲其忍痛割愛一刀兩斷私記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柔中居尊二剛輔之狐已獲拇已解矣所慮者君子胸中未能氷消霧釋則羣小猜疑從此復起故此時更不用他術維有蕩然廓然无纖毫芥蔕則豈惟朋至而孚小人亦信之而不疑矣質卿曰君子維有解只是自治便吉便有孚于小人小人之孚正是吉處在小人惟有結在君子維有解維有解而天下

无不可化之人无不可為之事矣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總責成君子身上

朱康流曰柔中居尊以温厚和平之德解險釋難如春氣至而堅冰渙惟見其解不見其所以解之故如此為解不惟屈其勢且有以服其心小人之退非九五退之蓋自退也故曰有孚于小人

李宏甫曰小人之心其初亦願交歡君子以保富貴唯君子之怒不解故反噬之毒愈深然則小人之禍

卒不可解者皆君子之不解者先之此千古治亂之大機故聖人于此復致意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或以隼為上六公指二四玩繫詞則義主本文鄭申甫曰隼六三也射之者上六也上六在上高墉之象不是隼集高墉乃據高墉以射隼得機得勢故无不利當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小人之奸惡難恕三

以陰險之才啟天下之難故稱之以悖悖之一字其罪大矣不解則害有不可言者上豈有所私忿亦豈好事而為此哉

解之諸爻皆不當位惟上以當位收解之全功上蓋元老重臣任天下之事者君側之惡非上其孰能殲之

隼祝鳩也鷙屬鷙鳥之害物者　爾雅牆謂之墉書曰既勤垣墉

䷨ 兊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說文損減也从手員聲楊止菴曰凡物皆以手持持而不定必有所失故象損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舊說損從泰益從否此祖卦變之說非也但據見在之象損之下兊上艮乃損下卦之三為上卦之上益

之下震上巽乃損上卦之四益下卦之初至于命名之義其說有三凡陽為有餘陰為不足故損下益上損上益下皆主損陽益陰言葢陽屬剛强陰屬謙柔剛强可損而謙柔不可損謙柔可益而剛强不可益也此其一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為損而以損下為損不以益上為益而以益下為益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損下則下與上俱損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所謂君子務知大者遠者損下以自益

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此其二損卦不損二與初而損三益卦不益三與二而益初損殺其盈益培其本也此其三私記

王注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也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也損而可以獲吉其惟有孚乎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利往矣損剛益柔不以消剛損下益上不以盈上損剛而不為邪益上而不為諂則无咎可貞以斯有往物无距

也

卦辭曰損有孚彖辭曰損而有孚加一而字其義曉然曷何也自為問荅之詞言將何所用乎可用二簋而享也以喻損下益上惟在乎心何必竭于不足而補有餘也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揭過元吉无咎諸辭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畫之時而歎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葢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

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疏云鳬足非短鶴脛非長何須損我以益人虛此以盈彼但時之所在不能不爾朱康流曰剛必至三乃損柔必至上乃益所謂損剛益柔有時也然一卦有一卦之時一爻有一爻之時故損不獨在三益不獨在上所謂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

陸君啟曰損之為道可以養德可以居功可以處高可以節用故以元吉无咎可貞利往許之然天下固

有呴呴于聲色黽勉于節文可謂之實能損乎損之妙全在有孚有若无實若虛非惟无一毫矯飾并无一毫矜持所謂損而有孚乃備此諸美耳

馮元敏曰以陰損乾之陽而為兊以陽益坤之陰而為艮艮陽止于上而受益兊陰説于下而甘損有孚之義也

胡仲虎曰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占之辭繁而不殺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之事損

下未必大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惟損其所當損于理可行而下信之其占乃如此耳

又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晝然後為否泰為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久也極必益

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不言損民諱之也益之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快之也然此特設卦觀象之

一義耳非全卦本吉私記

享主燕享説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徳日損忿起象山

當懲其勢欲流象澤當窒其源

陸子静曰學者未知道縱令懲窒得忿欲全无亦未

是學問此言當深味之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巳音紀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者也内三爻同以益上為事三已往上二五剛柔相當惟初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正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之時也損益之際一分人我便遲回觀望補救不力聖人親切而告曰已事言此非人之事乃已事也遄往則无咎少遲則有咎矣匹夫不獲時予之辜聖人視天下後世那一件不是已身上事禹稷過門不入只為已溺已饑故

耳既曰遄往又曰酌損就遄往中示以損之良法救病如救火固須遄往用藥時或補或瀉或緩或急又須細細商量故曰酌酌即酌以二之中耳二之志惟欲剛柔得中初之遄往正損剛益柔以合二之志故曰尚合志尚庶幾也遄往庶幾可合不則不能合矣曰遄往曰酌損輕重疾徐各當其可所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私記

胡仲虎曰益道在人損道在我益人必欲其盡損已

須擇其可如酌酒者量其所受隨器而止不傷其本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彖言損剛益柔有時損益有過不及故損一益一以求中如初之過剛四之過柔當遄往以益是也二以剛居柔五以柔居剛兩得其中若更有增損則反失其中矣故守貞則利有往則凶夫一往耳何以便凶不宜往而往則枉道狥人无所不至此名義所關風

氣所係為害不小弗損益之乃申明利貞之義子瞻曰以損已者益人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已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損之三益之四皆以損已者益人而損之二益之五皆以无損于已者益人彖曰二簋可用享夫祭祀之設簋也亦以其意而已我豈予之神豈取之哉君子之益人也葢亦有无以予之而人不勝其益者故初可遄往而九二征凶

以人事論則初乃捐軀狥國之勞吏二乃直已守道

之大人地位不同作用亦異下之所以益上不過此二者而已然初之益上易見二之益上在功名氣節之外象曰中以為志志者堅而不可動者也必不損已狥人可知矣私記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本義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隂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

專三則雜而亂

此爻損之所以成卦也聖人不取損下益上之義就卦體看出剛柔上下不測之妙兩則字有不期然而然之意損固无心得亦无意也敬仲云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三人同行其衆可喜也而見疑于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弔也而得友于一人豈惟損益无定形哉親疎衆寡亦无定與矣小象繫詞則不泥着卦體又就爻辭中發明兩則一三則疑之

理君禹云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兩相與則專專則一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皆一而兩兩而一有何疑之有損貴有孚疑正與孚相反

鄧汝極曰目兩以視一而明耳兩以聽一而聰足兩以布一而行手兩以端拱而恭牝牡相從馬牛其風施于禽蟲交交噰噰巨虛蛩蛩形行景從大之而天地和同明穆恊衷

陸輿偕曰三則疑者謂三爻同往而與上交則疑非

謂乾三為偶遂有疑象也

焦弱侯曰下乾上坤陰陽皆應何待三上二爻相易而後為兩相與哉葢下體三陽无陰上體三陰无陽疑于不相交者今一陽既行而之上一陰又來而之下其相交之象益明而初與四二與五不待言矣故孔子以天地絪緼男女搆精釋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上三爻皆處損而受益者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陰陽不得中皆為疾六四以柔居柔而不中偏于柔者下與初應損剛益柔對證之藥葢柔之為疾常失諸緩緩則佩弦四之損疾如刮骨療毒毫无畏憚使遄往而益我者亦踴躍稱快象之无咎歸諸斯人矣夫子見諱疾忌醫者衆故言亦可喜以鼓舞之亦之為言謂无疾固可喜能損其疾與无疾等亦可喜也張中溪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初之遄四實有以使

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子瞻曰六五者受益之主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不知所從來之詞也何以曰十朋之龜龜之為寶謂其知吉凶而前民用猶國之有賢也國以賢為寶人主受益莫過得賢十朋之龜謂上九

也何以不言九二九二正應不得言或六五坤體質本柔暗損三益上而為艮艮德光明龜之象也原非招之而來豈能違之而去德與福俱人與我合天與人全而損與益復通為一大善而吉之道也象推原于上祐賢才之生帝簡嶽降于房所謂天以臣賜陛下豈凡情常理所可擬議哉二卦之受益者不在九二九五而在六五六二以柔中故也謙受益之義可知矣私記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

者自上祐乎思若啟行若翼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損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益損四以益初者也而二受其益故曰自外來上謂上九外謂外卦

否泰之初上相易故茅茹象同損益之二五相易故龜朋象同既濟未濟之三四相易故鬼方象同卦變之道于是乎觀

徐子與曰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注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古者以貝為貨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

朱元晦曰汪彦章說離為龜故卦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无離而有中虛之象通體似離也比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无取于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

係于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為求益之方而必求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讀易者不可不知此說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為卦主損下而受益者也而曰弗損益之所謂弗損者何物益者何物也象言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為有孚也此亦曰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則知此弗

損之益即彖之有孚也孚者心也孟子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此心在天地間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上不為淫刑暴斂以損傷其心民亦不忍自損傷其心以欺其上忠君愛國之念充滿盈溢有纖毫之損否既无纖毫之損即是鉅萬之益更有何咎有何不貞不吉不利往不大得志耶不然民自反此中君親之念剥削殆盡將以何者而益上乎得臣无家謂三三棄其同類以上行是无家也上有无家之臣下有弗損

之民雖欲不永安長治不可得矣私記

三曰得友以陰從陽言上曰得臣以陽乘陰言項平甫曰六三所以損也故爻詞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益者也故爻詞備言損之成效

楊敬仲曰弗損而益心之中正始為得始為大得謂不失本心之大全非世俗所謂得志也錢塞菴曰大得志者初之合志二之中志至此乃大得也

損之為卦損下以益上也二下體而曰弗損益之不

損巳而益人也上上體而曰弗損益之弗損人而益巳也天下未有益人而不損巳受益而不損人者而此曰弗損何也以學問言不斲喪天機天機自長以政事言不掊克民力民力自裕不枉道以事君則君日進于聖明不徇黨以内交則交自敦于膠漆不觀于龜乎龜之于人豈有以與人而人有以取之哉亦効其知而巳不觀于二簋乎二簋之于神豈有以與神而神取之哉亦取其意而巳故損之益有限而弗

損之益无窮知弗損之益者可以語損益矣私記

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荅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又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

東漢向長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中歲嫁娶畢遂與禽慶遊五嶽不知所終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說文益饒也六書正譌益器滿也从水从皿會意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讀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卦則損下益卦則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凡卦以內為主凡物以下為本草木之根墻屋之基人之氣血皆從下始也

益下本于損上則所謂益者不是虚名故事一切仁政俱自勞心節用中來民説无疆固其宜也自上下下又言其所謂益下者乃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則是遐陬僻壤无不沾溉非若霸者之狭小卑暗故曰其道大光聖人于損不過曰其道上行而已至益則不勝賛歎情見乎詞若此

天下惟大中至正到處可往偏僻之性寸步難行二五中正相應何事不辦震巽屬木五行金火土入水

則滅木性任重善浮風濤可濟木道乃行乃字可玩

見惟大川乃見木之作用置諸溝澮則膠矣

動巽句就卦德言人事之益巽者沉潛深入之謂學貴奮迅若不細心理會終難長進施生句就卦變言造化之益乾施一陽于坤而為震坤一陰上應乎乾而為巽震巽于時為春夏正天施地生雷雨盈物之時也凡益之道總言造化人事學到工夫足處自然无疆物到氣候足處自然无方所謂與時偕行也

鄒黍曰凡益之有形者有方无形者无方雷動風散不過太虛鼓盪而萬物生機潛爲開暢人莫窺其眹兆亦莫測其涯際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雨露之施生易見風雷之施生人孰得而知之

陸君啟曰因損而知盈之必虛聖人不能圉其時之去能爲不盈因益而知虛之必盈聖人不患其時之不來患其欲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从已从攴攴音朴擊也李

陽氷曰已有過之則改

遷善改過稍涉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聖人所以取義于風雷也

益莫益于遷善改過風雷一過宇宙改觀人心一新面目皆别故遷改者起死回生之神劑超凡入聖之捷法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五為卦主損四以益初然則初者奉五之命以益下者所謂自上下下也以陽居陽為震之主是大有作為之人五用之以興大事成大功決不肎所託所慮者功名念重意氣方新不能盡善盡美開萬世無疆之福故必元吉乃得无咎初剛大象震動作象何閩儒曰下民愚賤不能自厚於所事非陽剛自上來而為之所則下何賴焉故必元吉而後无咎卦之所謂損上益下在此爻也

當初四之未交上乾下坤有否之象乾坤始交而成益則轉否為泰實惟斯時苟不能大有作為置天下于久安長治之域後雖欲為之无及矣故利用為大作

附錄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在損卦爲上五承上故受上益在益卦益下二乘初故受初益擬諸人事二與五應

藩屏之臣以柔居柔而得中德量有餘才畧或不足當益下之時求賢若渇之際初九大有作爲之人自外而來所謂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天作之合不膠自固誰能違之哉虚心任賢二之貞也二惟永守此貞勿二勿三子孫黎民胥賴之矣如此人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故曰王用享于帝吉書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是也象云自外來初九自外卦之四而來合諸人事大臣好善士輕千里而來不必其素相識也五

曰元吉二曰貞吉位有剛柔之殊分有君臣之異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圭从二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陸君啟曰卦益下而三居下之上損上而三居上之下四卦之所損也而三近之上欲自專其益者也而三應之此其于益豈復有善事哉張有如曰益之三損之四也下益上則損疾上益下則凶事

初剛正二柔中其受益宜也三不中不正更加寵利

是為美疢滋毒愈甚五為益主栽培傾覆惟其所用
投之艱大加以譴告動心忍性在此一舉是凶事非
益用以震動切磋乃為益也洗金以鹽攻玉以石其
无咎矣有孚中行乃无咎之故告公用圭乃有孚中
行之象凡遇大疑大難只是至誠只是和平自然化
凶為吉此萬世良法孚信也圭所以通信禮之用圭
也卒事則反之用圭者以此始以此終不渝其初也
凡人遇凶事輒以為分不當得怨天尤人聖人先以

无咎安其心而後告以處凶之道至象傳則不驚不怖直視爲固有矣夫益之以十朋也則曰外來益之以凶事也則曰固有合觀之可以識受益之道此曰固有以事勢言也无妄曰固有以德論也

林黄中曰凶事有三有札瘥之政有死喪之禮有甲兵之事歉歲曰凶今益之時損上益下其爲凶荒札瘥之政乎胡潛齋曰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云珍作鎮鄭康成云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

以往致王命焉去病曰圭義周禮既如此先儒又曰平常用璋興作用圭凶荒之事或發倉或赦宥後代多持節三代則用圭告公用圭葢受命而出成命而返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王輔嗣曰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以斯告

公何有不從以斯依遷誰有不納也

二體以二五為中全體以三四為中損上益下之時所以聯上下之交在于三四故特稱中行以明上下一體之義四乃損上益下之爻初之大作全頼于四四者居中調䕶通上德達下情之臣也不激不阿無偏無黨人適政間無不轉圜則上獲其君矣萬一國有大難用之遷國必能防其患難周其緩急如周之依晉鄭邢衛之依齊豈非緩急有用之人哉象推本

于志使五有惠民之心而四无益下之志言稱先王徒具文耳孰信之而孰從之

大臣于官所曰公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也從者君從卿士從庶民從也這一中行告公則從遷國則利中行之道若此

坤為國四下之初有遷國象張有如曰益之四即損之三往來之交也故損三曰行行而上益四曰遷遷于下

焦弱侯曰六三告公在用凶事之後用而後告也六四告公在遷國之先從而後遷也

初大役二大禮三大災四大遷皆國重事益以興利象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字書惠从㥁省石經从叀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王輔嗣曰得位履尊爲益之主者也益莫大于信惠莫大于心不待問而元吉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

有孚惠我德謚法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初曰用作二曰用享三曰用凶四曰用遷誰用之五用之也人主益民全在用人人主用人全憑此心五有真實惠民之心則諸賢自為之用不必朝發一令夕下一詔諄諄然問其如何如何而得元吉我五自謂也五既有孚則諸臣亦有孚以實心行實事五之德意彰彰見諸行事而惠及于民矣豈非人君大得志之事乎中實為孚施下為惠根心為德志者心之

堅而有力者也損二曰中以為志上曰大得志益四曰以益志五曰大得志私記

唐凝菴曰益道以孚為本五有益下之誠心而損四為初以益下初遂能體五之心以益之則不必更問其益之自我出與否矣此自上下下之本所以元吉

錢塞菴曰三四曰告公五曰勿問告公者事君之禮勿問者任下之誠

鄭申甫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下何以益君益

之以善而已益之九五益下者也君何以益下惠之以心而已勞心以為民即損上以益下也又曰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知民之當益并元吉亦置勿問此真所謂有孚惠民者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卦以損上益下損剛益柔為義上九當卦之極剛强高亢處巽之成進退无常不肯自損益人誨盜施奪

擊所時有若是則已凶矣而復推本于立心勿恒者
當益下之時上亦或有慕義好施之事但天性刻薄
非其本懐朝與暮奪是其故態故曰立心勿恒凶嗚
呼九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九之凶由立心之勿
恒吉凶之道孰有不自心生哉私記
損上九弗損則吉此上九莫益則凶見下可无損上
不可不益也損下之道暫時而已故曰損剛益柔有
時益下之道不可不久故曰立心勿恒凶

雷風恒風雷益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故其詞同三上皆巽體說卦巽為不果為進退為躁卦此立心勿恒之驗

莫益謂上无以益人也此特就其慳吝一節而言若槩論其生平更有巧取强奪鬻竹難書者矣豈特莫益一端而已哉故曰偏辭或擊之自外來也人人得而擊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人人得而益之也私記

李九我曰卦主益下下三爻皆受益也上三爻皆益

下也故初二受寵用之益三受凶事之益皆益也四大臣有益下之志五大君有益下之孚皆益下也惟上求益不已不能益下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

李荊陽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損極則益交而成泰益極則損不交成否損益乃泰否所由來也泰過盛用減法損曰德之修所以防否否過衰用增法益曰德之裕所以致泰損益又泰否所由轉也此卦變之說也震春巽夏兌秋艮冬秋冬屬陰為消為損春夏屬

陽為長為益風雷氣也山澤形也有形必徹山岳有時而傾河海有時而竭故主損風雷鼓動惟有生長何嘗虧減故主益山下有澤上非不實也上實而下虛故為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内盈故為益此卦象之説也損有餘補不足各視其盈虛益自上而下則四在上之下者為虛初以陽居陽為盈損自下而上則三在下之上者為盈上以隂居隂為虛損三益上上艮陽損四益初初震陽陽變隂為損隂變

陽爲益損處皆陰兌巽也益處皆陽艮震也陽饒而陰乏也盈則損虛則益是損益之對損極必益益極必損是損益之行益培其下實損披其上浮是損益之地損不常損故曰有時益則不損故曰无疆損兼言益益不言損是損益之時不消不長即消是長損非真損益乃真益是損益之一損下益上者上亦損損上益下者上并益是損益之反也損益之義天道人事无一不該專以君民賦稅立論非易道之旨也

䷪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說文

夬分決也从ユ从丨象形趙凡夫曰左傳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決圜者為環缺者為玦从ユユ象環缺之形从丨丨者索形所以決之也从又又為手所以持之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為卦五剛一柔五剛如彭蠡孟諸波濤洶湧

有必決之勢一柔如附贅懸疣膿血飽滿有必決之機故曰決也當此之時自恃黨援以為狐雛腐鼠則不肯決睹其披猖以為城狐社鼠則不敢決當斷不斷坐失機會天下事從此去矣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說到夬決未免尚意氣動聲色卦德乾健兊說健則能決說則能和髮落距脫而人不知此夬之至德妙道一卦六爻之大吉也下正申明此義私記

吳叔美曰夬決也決字義要看得分明無決而去之

義五剛在下一柔在上勿謂其在上是方退之候也以其地則居高得了上乘之勢以其氣則兊肅全是消陽之氣若要去他如何去得所以要決決者因勢利導潛移默奪不言去自然去而又無激與潰之患者也

揚者小人飛揚跋扈之意以一柔而乘五剛又在君之左右揚于王庭之象卦中三號字皆指上六兊為口舌小人辯口佞舌號之象孚謂五也五陽剛中實

有孚之象五與上近能蠱惑君心五孚于上必有危厲聖人即于危處看出一種精爽曰其危乃光人君若與小人相孚心事何等曖昧今因其號而抱臨履之意此等心事全為社稷蒼生起見何等光明觀五象之未光則此之孚號斷指五可知

五剛類聚有如同邑最易蔑視小人朋謀起釁故戒以不要去管小人但諄諄告自巳邑人以即戎之不利而已即迫而治之也我即戎戎必即我何利之有

小人所尚者鬬智角力我不生事起釁山鬼伎倆何所用之故曰所尚乃窮既不利即戎矣又言利有攸往即戎則有躁進之凶不往則失事機之會陳寶之去曹節即戎者也五王不去三思不攸往者也剛必長乃為純乾乃為完局所謂除惡務盡也不則死灰復然能无慮乎他利往以效言此利往以事言聖人於五剛一柔之卦諄諄告戒者如此

兊德為說兊象為口舌咸之上六曰滕口說此辯言

博學利口覆邦之人故二閗之而惕五近之而孚惕則勿恤孚則有厲

胡仲虎曰易于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未去猶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未盡猶為天理之累李子思曰孚號有厲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知其有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无一跌之虞矣徐衷明曰三乃字有然而未必然不然而却然之意要

人睨視諦審復一陽在下其詞平夬一隂在上其詞危

朱元晦曰今人謂陽不能无隂中國不能无宼盜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楊庭秀曰唐之徳宗其志有一日不在乎藩鎮者乎然不勝其忿鋭于遣三將而生朱泚之變則不敢言及藩鎮者終其身以至于亡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

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忿鋭于任訓注而生甘露之變則不敢言及宦官者終其身以至於亡此皆不識夬卦之義者也

蘇君禹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頏之凶虔禄猶存不防莫夜之戒何進徵董卓之羣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啟災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于國家世亦何賴此人哉

項平甫曰君子去小人而不假餘力者古惟王沂公公之詭言乞恩而留身進說則非道也借題山陵以併逐丁雷則非法也然天下不惜崖州之非罪而快大奸之距脫信乎去小人之有其術矣夫去小人而必以其罪罪之又必以君子之道治之則小人終不可治而君子常倒授之柄毒遍清流禍延社稷非不幸也沂公所以善藏其用而莫闚其際者豈旦夕之故僥倖之謀當寇公遠竄之日居停銜憾之際彼也目攝

此也口噤謹避其鋒姑示以弱而葢世神奸早入其彀中矣鷙之將擊也必伏龍之將飛也必潛葢兵機也亦易道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陸次雲曰雲上于天必須待然後成雨故為需澤上于天一決注便為雨故為夬

施祿及下亦夬中之一事所以小人既畏其威復懷其德若居而不施或施而自以為功非徒不感且以

為忌君子為小人所忌而天下多事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四陽為壯五陽為夬大壯之初曰壯趾故因大壯初趾而加前以別之公論之不平常在无位之人故初不勝其憤然往必不勝且為咎為者挑釁速禍之謂

孫武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爻曰往不勝不勝在往後象曰不勝而往不勝在往

前不勝而往便是咎胡潛齋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于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勝而往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三與上應四與上同體五與上比皆上之所號而三四五所幾幾欲信之者也二為決主以剛居柔而得中因上六之號而惕然戒備此无事而若有事也小

人陰謀不測卒然而起如暮夜之戎二惟靜以鎮之不為張皇无間可乘此有事而若无事也象曰得中道見有戎勿恤者不是漫不經心亦不是姑示閒暇只是得中道中道有无數作用其危乃光者如此

郝仲輿曰二之惕非惕于上之來三也惕于三之欲往上耳益三本重剛勢欲決上而二與之鄰恐其挑禍越禮如大壯九三觸藩則凶矣故不憂上之難去而憂三之興戎老成持重臨事幾密三上所以得免

于搆者皆二之力也兊西于日為暮乾西北于時為夜

有戎與即戎相應惟平日不即戎故暮夜有戎而勿恤也周亞夫軍中夜驚堅卧不動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此聖人設兩端以告如此則凶如此則无咎欲人臨事斟酌九三過剛應上過剛故有壯頄之戒應上故

有夬夬之戒兊為澤卦惟三與上應獨行遇雨之象獨行而不暴其意遇雨而不避其嫌若濡而暫晦于形跡有慍而見疑于同類王允之于董卓温嶠之于王敦仁傑之于武氏李文正之于劉瑾似之

人之邪正全不在形迹上壯于頄雖未必凶而有凶之道故曰有凶象單提夬夬而以終无咎斷其疑二之念蓋壯頄者其氣浮淺原无堅忍之力不過隨衆肆其剛暴耳故必以夬夬為主夬夬是心遇雨若濡

是迹有愠是因跡而疑其心无咎是心白而跡不足以累之也

三五皆言夬夬者三應陰五比陰非倍其決不可也三之夬夬以心言五之夬夬以事言陸君啟曰自古無術以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于小人當其時之不利勢之不和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一曰調停君子所以制小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譬之黑白同器不盡黑不已又如鴻溝之約項羽既

退一步則沛公必進一步此處豈容通情放手故知壯之凶而不知和之害者烏足以當小人哉

乾為首三乾之上畫頄象頄顴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不中不正與上同體欲決不能下逼壯頄之三意氣激昂名義正大難與之忤不決不敢居則不安因而行則不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羊指上六

兊為羊四居上之下羊在前而人牽之象也牽羊非挽拽之謂當其前而與之争則羊與人抗惟縱之前而牽制其後欲逸則繩約在手欲止則鞭策在手陽順之而陰實制之不激不隨此牽羊之術駕馭小人之法也聞言不信有深望之辭有慨惜之意胡仲虎曰牽羊則悔亡而九剛无下人之志聞牽羊之言當信而四柔无克巳之功葢時之廹人也如此氣之難下也如此

三四頄臀倒置與咸艮巽咸艮合六爻成象夬分二體取象三在下卦之上為頄四在上卦之下為臀

林素菴曰王旦之于丁謂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非居不安而行不進乎李膺不能聽荀爽之言卒以名高賈禍非言不信而聰不明乎若公孫弘奏事必待汲黯先發而已推其後盧懷慎當事則讓姚崇身退薦宋璟庶乎得牽羊悔亡之義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音現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宋咸曰詳注驗經誤增中字

莧指上六夬三月之卦莧始生之時也亦如瓜五月生故姤取瓜象地之高平曰陸喻小人比于剛中之五也莧陸而夬夬即斬草除根之意張彥陵曰人君之去小人與人臣異人臣去君側之奸有无數顧忌人君操屏逐之權但視心之斷與不斷耳馮元敏曰五最近上勢接則彼易靡情昵則此難斷即過于決其于中无過咎天下有過剛而中者五之中行是也

陸君啟曰爻許其中行之夬象原其莧陸之私谷永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蓋激之也

郝仲輿曰夬夬者取之以時用之有節非過時而不採亦非一拔而遽盡既不滋其長又能盡其用中行之道是以无咎此乃今所食之莧也李東壁謂莧三月播種六月後不堪食此與夬三月卦之義相近且不能久生亦小人凋落之象故用其說而别以陸為陸地之陸謂莧所生之處也餘說紛紛不勝枚舉

源流至論曰范忠宣主持平之論而小人之魂返呂汲公持内恕之心而小人之脈盛清臣一用而首倡紹述楊畏一用而盡援邪黨元祐諸賢皆海隅嶺表矣嗚呼冰炭同處必至交争薫蕕共器久當遺臭使熙寧之初沮抑金陵亦如慶歷十八疏攻夏竦之力則熙豐餘孽不為異日之宣靖使元祐之初斥逐舊黨亦如乾興諸公逐丁謂羣邪之決則元祐善政不為異日之紹聖惜哉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長去聲

上六以一陰處五剛之上恃三為應恃五為比恣其口舌嘵嘵不已自謂可以免禍今正應夬夬則三不可號矣近比亦夬夬則五不可號矣故絶之曰无號終有凶言无以號為也一時獲免到底有凶此小人一生結果處象曰終不可長當夬之終陽盛而陰將盡豈有復長之理困獸猶鬭故以為君子戒

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至于无號益孽自巳作无一憐憫之者小人亦悔之晚矣私記

余酩缶曰終不可長是足剛長乃終意一陽之剥曰終不可用慮其變為純坤也一陰之夬曰終不可長恐其不得為純乾也

夬者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故六爻以上陰為主而下五陽則皆以上取義三五皆以剛居剛而復曰夬夬者五㔾三應恐係累于陰也二與四俱以剛居柔

而詞之美惡殊者四不中而二得中也夬以中為主而五不如二者五與上比也然則夬之盡善者惟二而已初乃新進喜事之人如癰疽初起一決而命亦隨之者健而說決而和旨哉言之也

喻安性曰陰窮則變剛長則終天地有自然消長之數君子无決然用壯之心故趾可勿前戎可勿恤羊可牽雨可遇直待其无號可孚剛長乃終而後夬夬之心无復遺憾葢天地之數如此君子之心如此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說文姤偶也从女后聲 姤古文作遘鄭康成本同馮奇之曰遘遇也以女遇男為象王洙易改今文為姤按馮王俱宋時人唐歐陽石經本作姤則古文作遘王洙易改今文之說俱未必確 舉正取字下无女字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舉正勿用取女上有女壯字取字下無女字

姤復本造化之常理聖人於姤獨以人事斷之以為

陰盛之機姤遇也不擬其來而卒然相值駭之之詞也卦本剛遇柔而曰柔遇剛葢夬方決于上而柔即生于下剛无心于柔而柔敢于遇剛也剛來為反內之也柔來為遇外之也夬之一柔不能為主者柔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剛不能為主者柔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女壯有三義一則巽為長女一則一柔而遇五剛一則自此而為遯為否為觀為剥皆一陰為之也故曰女壯四剛方成大壯姤止一柔而

即云壯人心惟危發即難遏君子小人之進退亦復如此此作易之大旨也不可與長者小人漸長君子必有以啟之如馴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故曰不可與長在彼曰取在我曰與戒君子也此已盡姤義矣孔子又因遇之一字別成一段佳話孔疏所謂就卦以驗名義只是女遇于男博尋遇之深旨乃至道該天地姦遇而不善則犯女壯取女之戒遇而善則有咸章大行之美此時此義不可一端求不可一

事定也以天運言建午之月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以世道言則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之世皆以為可无憂者而孰知一陰已生于下哉

剛遇中正指二五而言使剛不遇中而柔遇之則不為姤而為遯是无臣也剛不遇中正而柔遇之則不為姤而為剥是无君也姤之時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司馬君實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

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姤之時義大矣哉

焦弱侯曰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于女真

來矣鮮曰幽王得褒姒高宗立武昭儀養梟棄鶴皆

出于一時一念之差而竟成莫大之禍楊氏曰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為紹聖矣

張芸叟曰易者極深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邵堯夫曰復次剥明治生于亂姤次夬明亂生于治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劉元炳曰遇以天取以人遇則可以明微取則幾于用壯係則處柔往則乘剛此卦爻之微旨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善入物而无不遇者惟風善諭人而无不動者惟言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此正女壯之爻聖人設兩端以告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勿用取女之法所以為君子謀也柅之為物有

二說蒼頡篇柅作檷音你絡絲柎也王肅以為織績之器婦人所用來矣鮮解之曰柅者收絲具金者籰音約上之孔籰柄也以金為之馬季長則以為柅在車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按初六陰爻卦詞曰女壯則王說為合巽為繩有繫之象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婦人无外事惟以女紅為職繫于金柅是確守婦道也誰繫之九二也二與初遇在他卦則初正應于四在姤則以遇為重初遇二而二即以金柅牽制之

其在人事則謹其鞀鏇豐其豢養羈縻而不動此理之正事之吉者也若不繫而縱其所往則立見其凶矣羸即羸瘦之羸林氏曰孚蹢尾也一隂初生其性之汙下也如豕其柔弱而未能奔逸也如豕之羸其志在樹黨而卵翼同氣也如豕之孚其蠢動而不忘跳梁也如豕之蹢躅此皆凶之象也傳曰柔道牽柔之為道依阿湙涊纏綿不斷故二即以金柅授之如服牛乘馬因其性而馴擾之巽為進退故有繫有往

其究為躁卦故以蹢躅終焉私記

韓侂胄奔走于定策之際自負有功冀得節鉞此時與之以縻其心亦金柅之繫也汝愚靳而不與遂至潰壞決裂不可收拾非攸往之凶乎子産賂伯石曰无欲實難古之君子御小人固自有道也私記

胡仲虎曰彖指一卦而言則以一陰當五陽故于女為壯爻指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于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蔡子木曰復得乾初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姤得坤初爻故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履霜以謹其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包王輔嗣作庖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大包小外包内姤之全卦一陰小而在内五陽大而在外故多取象于包以杞包瓜言其作用包有魚言其時勢有之為言操縱自我之意也巽陰為魚二在

初上首與初遇魚遂為二所有可无與長之咎矣詩詠嘉魚魚麗甚言燕賔之樂而此曰不利賔何也魚餒不食擊鮮烹小貴在乗時徧贊賔筵味減鮮美此操刀必割日中必彗之意象曰義不及賔不及二字何其迅捷君子之于小人太阿在手當斷則斷少為濡忍必至大亂此義也非利也私記

張清子曰初與四為正應初本四之有也今初先與二遇二包而有之則二為主而四為賔矣所以不利

賔而四包无魚

馮宗之曰包魚者穢之也穢物豈容及賔穢人豈升公所

鄭中甫曰姤之君子聖人委其擔于二繫之包之全在于二繫不住包不過二化而為陰衆君子盡遯矣故初之不遽消陽者九二力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二與初遇初爲二有三與初同體見初之爲二有也不勝熱中欲坐視而不安欲籠致而无術與夬之九四同病爲九三者當念身爲大臣小人道長遇不遇之際關係甚大操心慮患則上不獲罪于君子下不開釁于小人咎固不能无也无大咎而已私記

徐子與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陰陽相求之情也

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于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

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于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左傳曰美疢滋毒尤物移人如此女不遇未為不幸也

行未牽與柔道牽相反陰性喜牽惟牽則為二剛所係陽性惡牽未牽則不為初陰所制

焦弱侯曰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皆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夬之九四志欲上行而後迫于三前阻于

五欲決而不能決也姤之九三志欲下行而後迫于四前阻于二欲遇而不能遇也坐則臀在下故困于初言之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于三四言之膚者臀之藉也柔者剛之藉也初與二遇而三乘二之剛骨梗无肉臀无膚之象謂與二不相得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與四為正應初遇二而為二有二有魚則四无魚

矣二本不欲以凶貽四而四憤初之不爲巳有據正應之理而與二爭于是操戈入室上之姤角三之无膚皆四一人起之矣見凶者爲彼所傷也往在陰凶在陽也起凶者凶自此始也事在今災在後也象傳推原禍本由于遠民葢天生君子原以爲民士君子以斯世斯民爲念則功不必自巳出名不必自巳成荆人失馬荆人得之四有魚亦可巳无魚亦可期于民之太平无事而巳故无魚非凶也无魚而凶者止

因生民利害漠不關心所以傷功害能荼毒一世而不悔夫子揭出遠民二字將千古媢疾肺腸剗剖發露為人臣者亦可惻然矣私記

胡仲虎曰二剛得中以近而得初之比四剛不中正以遠而失初之應四在上而二為主故視四為賓初在下而四正應故視初為民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不可遠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長為君子計不可无以畜小人故聖人既戒初之不可往又于二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人君之于小人不宜悻悻然以誅鋤為事但培植善類使正人在朝小人自忌憚而不敢動五與二應二與初比五任二以制初喬木世臣亭亭屹立杞之象也瓜之為物種類不一依附蔓延形容小人最為親切杞非包瓜之物而茂樹之下雨露虧蔽其

草木蕃猶君子未嘗斤斤欲制小人而精神自足以懾服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孰敢肆也五居中守正不動聲色一陰之來不見害氣之伏反為生氣之資轉沴為祥得之非意故曰含章有隕自天周公推本造化孔子歸功人事而曰志不舍命凡事委于氣運是舍命也力爭于形跡非志不舍命也志不舍命全在含章内看出含則不舍含則不舍中心藏之有默與造化相通者宜其有隕自天也不利賔恐其失之疎

含章恐其失之激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二與初皆巽木故以初柔為瓜二剛為杞包瓜使之自潰是周公文字妙處私記

傳不徒言含章而題以九五有无窮義味葢以九居五才大位尊視羸豕有如蟻蠓最易露才使氣今乃韜其鋒頴不大聲色此非學問純粹德性冲和誰能至此私記

唐凝菴曰姤五即夬二也夬二號五以夬上姤五用

二以包初蓋姤惟初時可包陰初長也惟九二一爻能包與初近也

初六取象不一于本爻則曰豕于二四則曰魚于九五則曰瓜皆取陰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蹢躅義之不及賔終必至于大潰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卦中五爻不言姤初為二有三四五不與初遇者也

上文言姤當二五包含之後初亦隨二五以與上遇也此時初垂頭弭耳非復蹢躅之情狀矣上位尊性剛悻悻然猶以意氣相臨如遇其角者然居卦之上毫无度量學問徒憑藉客氣可為窮矣窮則可耻故吝然學者寧為子路故无咎私記

初為成卦之爻而主持世界不使牝雞之晨者五與二也初與二遇即為二有如釜中之魚求脫淵漏網不可得五陽所以无女壯之禍者皆二之力也三與

四上優游坐享其成足矣乃憤初之不與已遇又忌二之不與同功技癢而无膚妄動而起凶相觸而姤角自非中正之五何以含章而造命耶若此者非諸君子有他腸不過功名一念熱中好事遂至凶于爾國害于爾家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私記

蘇君禹曰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如陰不遇陽陽不遇陰即天地无以成咸章之化矣聖人之心亦然謂陰可與長而不抑之非也謂陰可

終絶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取壯豕不可使躑躅何峻也魚可包瓜可包又何宏也有履霜堅氷之防未嘗无納汙藏垢之量非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乎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說文萃草貌从艸卒聲薈如草之聚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萃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舉正大人亨下有利貞字）萃聚也情同而後合氣感而後羣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不則蜂屯烏合真意不屬非聚也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當萃之時在王者當假廟以致孝享在君子則利見大人以行其道何也天下崩離民怨神怒雖欲享祀與无廟同萃之時人心聯屬鬼神憑依可為有廟有廟非王者不能假假格也聚一

已之誠孝而躬致之非徒修故事已也聚而无主或所主非其人則亦割據之雄天下何時而定惟見大人則聖作物睹不為苟合聚以正也大牲乃假廟之事物聚則禮隆不宜菲薄利往乃見大人之事人聚則立功不宜近小此王者受命而興為天下神人之主之卦若損之時用大牲剥之時有攸往是逆天命也何吉與利之有由是觀之人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鬼神不可度也而可致其來格此不期而聚情

之不容已者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而行漢高初興立

漢社稷渙時假廟所以收拾人心之亂而合其流萃

時假廟所以返人心之初而報其本然萃與渙稍異

渙初立廟而萃則假廟也

鄭申甫曰此卦當與比卦參看比地上有水萃澤上

於地據一卦觀之則主上之比乎下萃乎下而言也

據六爻觀之則主下之比于上萃于上而言也比卦

盡比五陽比卦諸爻亦宜盡萃于五而九四分五之權故諸爻有萃五者有萃四者夫萃五正也萃四不正也卦辭曰利見大人蓋恐人之萃于四也天下无二主初雖與四應三雖與四比却宜舍以從五以明從王之義不得以比應論矣陽者陰之所附也此卦有二陽聖人欲其擇于所附故諄諄于利見大人

蘊君禹曰人與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自天地自地我自我物自物判不相屬吾

之精神既聚則天與我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絪縕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吾心矣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所聚在我不在天地萬物徐子與曰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咸見其情之通恒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合　坤為牛大牲之象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此下三爻彖所謂利見大人者孚有二義有謂孚四者以正應論也有謂孚五者以萃時論也二說俱无刺謬但玩志亂之語則萃時孚五不失從王之正不得以棄四歸五為亂唯以四為權勢所在而孚五不終則是惑于聲利奔走私門昧利見大人之義命之為亂不誣矣故曰乃亂乃萃萃者萃五也亂者為四

所亂也

此六爻當以比參看比初爻言孚此亦言孚皆孚乎九五也比无他陽以分其比故初得以專孚于五萃有四爻以分其萃又為初之應故孚五不終而亂于四夫不終而亂非利見大人之正也聖人于是就初志眩亂之際將俗情說破以斷其二三之念以決其歸往之志曰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號者號五笑者羣陰或云舍親近而就疎遠則笑或云昧本始

而修晚節則又笑畢竟號者是正笑者非正何必以此介意止是往從于五晚節末路自可无咎蓋邪正之極定于内則流俗不能易遠近不能間毀譽不能惑此一卦六爻準的故聖人于初爻言之詳悉如此

一握猶言一班團聚之意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引字孚字宜讀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當萃之時或欲萃未能或求萃不得二以隂居隂志

于静退與衆同聚而異操者也民之多僻獨處則危變節則悖惟因初三之或笑或嗟揺揺不定引而合萃于五乃為吉而无咎蓋二五正應君臣之分宜爾也凡同類相聚牽輓而進半是聲名相附意氣相期非其誠然者也夫心之誠然所謂孚也二之引萃本于天性發于至誠將蘋蘩藴藻可以格鬼神而況引賢才以進于君父乎故曰孚乃利用禴私記

九五萃之主也得力全在于二初應四三比四若非

二之引則權分勢散不成其為萃矣四處疑逼之地亦安所得大吉而无咎哉私記

祭有四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周禮改勺從龠龠和樂之器其祭以樂為主夏物未備惟薦麥與魚而已張中溪曰卦以大牲為吉而二以用禴為利何也備物王者所以隨時朴誠臣子所以格主

中未變于卦外另立一義即達不變塞之意凡人情散則不聚聚則呼朋引類全无介特之操二牽輓二

陰以從五祇是君臣至誼中體淡然絶无逐臭慕羶之意故曰中未變私記

章本清曰坤兊皆陰假有廟用大牲利用禴皆取象于祀典者陰幽之義也何必謂其互艮互巽而伏坎耶凡象義不原本卦皆妄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五為卦主而不得近上為巳應而非其正下引于二

既有道義之援上比于四又有勢利之炙緋徊岐路但有歎息而已何利之有不利則當往初之往往五也三舍五安之乎初之往已无咎矣三豈復有咎乎但初未免為笑三未免小吝耳若是者以不能斷之于早也私記

何閎儒曰當萃之世要以利見大人為正故初三皆決之曰往无咎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下比三隂上比九五而以剛居柔為得衆而不敢自有率之以孀于天子之象君臣相安社稷之福故曰大吉耳目所屬衆忌攸歸故又以无咎足之

易之義有取于純剛純柔者則以不當為咎有取于剛柔相濟者則以不當為美此位不當有二義以剛居柔位不當也居五之下羣隂之上位不當也位不當即以位不當處之有歉仄不自安之意四之所以

大吉而无咎也易之妙用若此

九五萃有位句无咎匪孚句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此姬公告戒之語也九五陽剛中正公不言其有德而言其有位就萃之時言也萃之時九四在下有傍撓上逼之勢下之匪孚事所必有然歷數在躬業已有位矣有位則人之孚不孚在我何必歸咎于匪孚哉元永貞則悔亡矣初之亂三之嗟上之涕洟皆匪

孚也名為萃而心茍未得大人所深耻故曰悔曰未光庸人之論必曰破私家散羣小聖人不然惟教以元永貞則匪孚者自孚而悔亡比之辭曰元永貞此亦曰元永貞上之于下舍元永貞更有何者聯屬人心哉私記

咎猶又誰咎之咎

丘行可曰土无二王尊无二上比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之主也一則專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主也二則分故五有匪孚元永貞之

戒初之亂二之引三之嗟以見下之萃于上為難五之永貞上之涕洟以見上之萃其下亦不易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錢塞菴曰上在說終與比上之居險極不同故比上絕无求比之意萃上實有求萃之心三隅于四求萃不得尚可往也上居五之外卦之終求萃不得將安往乎此居位使然上惟有齎咨涕洟而已亦有何咎

又曰三上皆處卦極三失萃而嗟所謂庶婦羈臣靡室靡家者也上六无位失萃而涕洟比孤臣孽子操心慮患者也

萃極則散勢之常説極則悲情之變齎咨兊口之聲涕洟兊澤之流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

人之真情莫真于聚散處孤獨而恬不介意此莊老之學非孔孟之道曰號曰笑曰嗟曰咨曰涕洟皆真情發見故總歸于孚所謂見天地萬物之情者以此

李子思曰萃六爻或有應无應或當位不當位而詞皆曰无咎萃乃天地萬物之真情真情相合吉多凶少兹萃之所以亨與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九